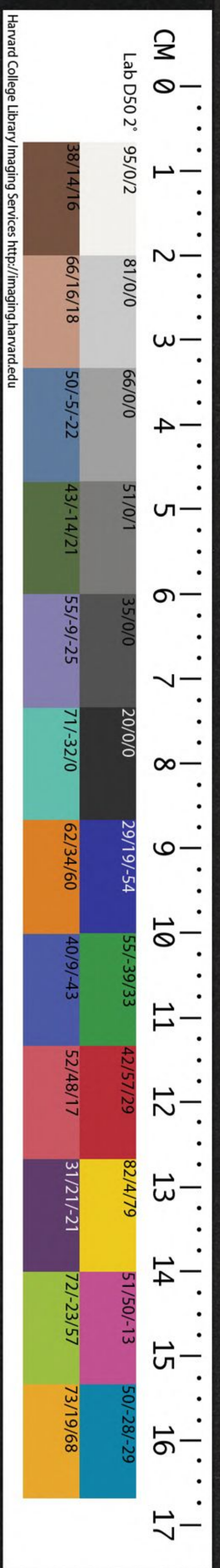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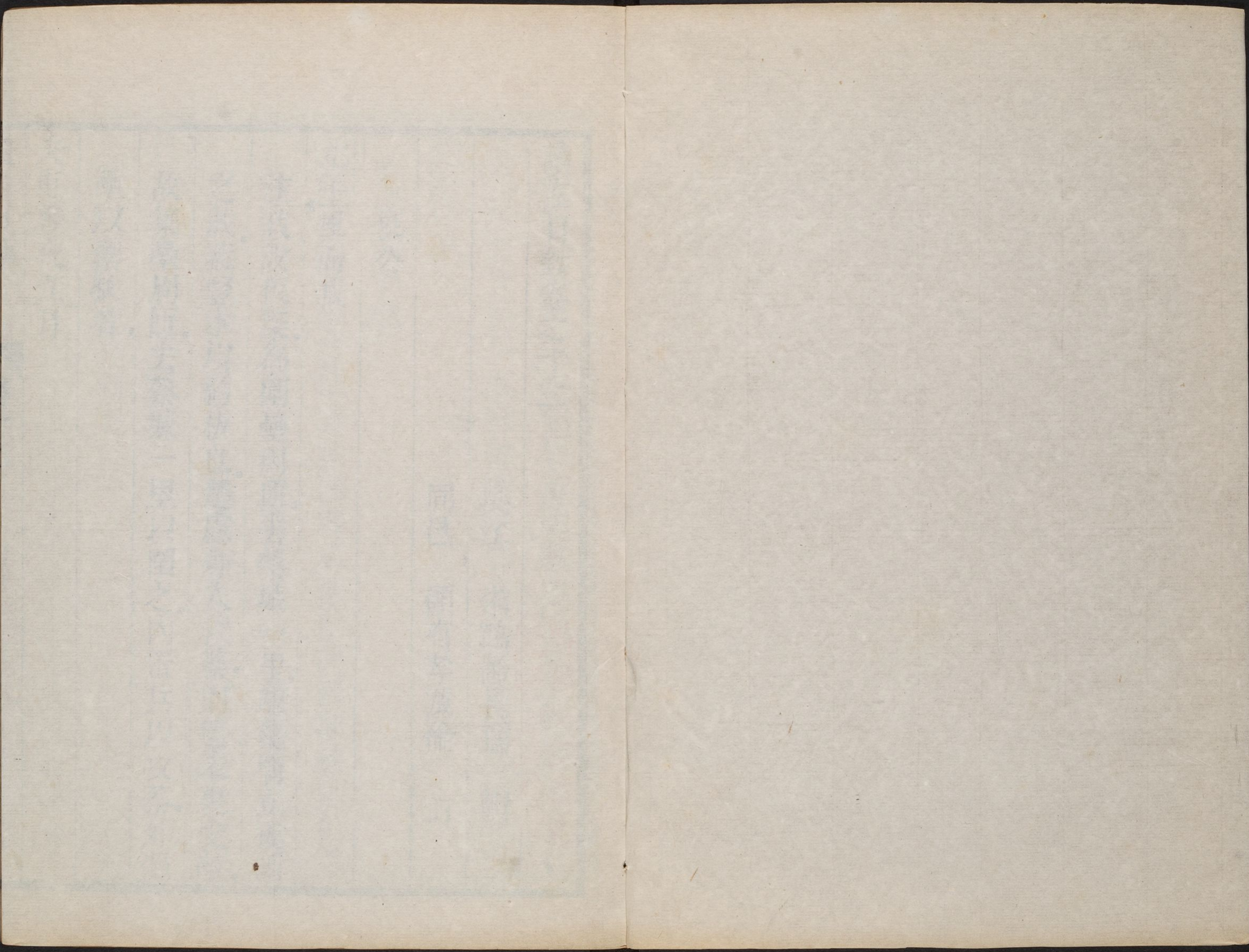
T718/294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8 1961

6





讀左日鈔卷之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同邑 顧有孝茂倫 訂

哀公

元年里而栽

注栽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疏築牆立板謂  
之栽蓋豎木以約板也楚慮外人救蔡則已表裏受敵  
故築壘周匝去蔡城一里以圍之內置兵以攻蔡外憑  
壘以禦救者

夫屯晝夜九日

疏劉炫曰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月而壘成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史記索隱夫椒賈逵云越地得之但未詳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旦夫差以報越爲志悉兵伐越則當及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耶

逃奔有虞

注梁國有虞縣疏舜始國于虞在河東太陽縣禹封舜後未必在河東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爲名疑是夏時

虞國杜于地名言有者皆疑辭

器不彫鏤

注彤丹也鏤刻也國語注彤謂丹楹鏤謂刻桶

二年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邵寶曰郢有命于靈公何爲不立也君薨于寢而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如其時與地郢亦可以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禮也蓋有慕于季札之風者也又曰靈公欲立郢郢曰輒在是有見于適庶無見于昭穆也雖然父喪而無子則孫可以承重父喪而有子則孫不可以襲尊可以承重者禮之變不可以襲尊者禮

之常。

三揖在下

[注]三揖卿大夫士。疏周禮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揖爵同者衆揖之。三揖士有上中下。

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注]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疏此春秋時河道與杜氏時異。土地名云戚頓丘衛縣西戚城在枯河東。是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河西為內東為外。故云戚在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矣。師人皆迷不知戚

處。陽虎憶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為不。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

使太子纒

音問

[注]纒者始發喪之服。疏禮不至喪所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纒。鄭玄注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

也。注疏曰免之為纒猶衰之為縗。程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如免冠之免。非冠名。其說誤也。

以兵車之旆與駟罕兵車先陳

[注]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陸粲曰杜

讀本目録 卷十二  
解未明。按襄十八年。晉伐齊。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此傳文亦此意。蓋設施於車。盛爲軍容。與駟罕兵軍在前者相對結陳。駟罕自後至。見之必懼其衆也。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注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疏昭五年傳。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別有百乘。與作雒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爲百乘之家。言得進爲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五十里之采邑。

士田十萬

疏王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士田十萬。爲方百里。

有餘。

志父無罪

注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疏服虔云。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

桐棺三寸。不設屬。音燭。辟。步歷反。

疏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爲罰。夫子制于中都。棺四寸。三寸亦罰也。屬次大棺也。辟。親身棺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革爲一重。辟爲二重。屬爲三重。大棺爲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爲一重。大棺爲二重。大夫一重。無辟。惟屬與大棺爲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僭君制耳。非。

正禮也。

素車樸馬

疏樸馬謂髦不翦落。○按樸者對文而言。翦鬣則為文馬矣。

無入于兆

注兆葬域。疏周禮冢人云。凡兵死者不入兆域。鄭玄云。戰敗無勇。投諸營外以罰之。

登鐵上

括地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十五里。

孟喜曰可矣

注喜太子前怯。今更勇。○傳遜曰非喜太子也。下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於太子勇不相接。蓋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糧竭。必將亡。而傳使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按鞞引軸也。以皮約馬胸而引車軸也。欲明其鞞之將絕。故不以乘人而以乘材。材小木也。既而果絕。則前之將絕驗矣。

三年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注鬱攸火氣也。○濡帷幕于水中。出以濟用。從火氣所向而為之備。二句皆倒字法。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

邵寶曰正常之告南孺子男可謂不負桓子矣于時康子即位矣告不亦晚乎娠有期日始卒而告請需焉固愈于既葬而徒告也雖然康子之立固必有君命矣君將奈何因其請退而辭之可也俾遂攝焉而約反嗣于他日亦可也

則或殺之矣

即康子為之也朱子所云康子奪適謂此

四年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注承音懲蓋楚言疏懲劓往年州來之遷恐更復遷徙

承懲音相近聲轉而字異耳

單浮餘圍蠻氏

史記正義括地志故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左傳單浮餘圍蠻氏杜預云城在河南新城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為麻麻蠻聲相近耳按新城今陸渾縣是也

以臨上雒

按上雒在今商州形勢所在斯時為晉地下云將通于少習以聽命注云少習商縣武關也即沛公入秦之道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注命大夫別縣監尹。疏陰地者，河南山北，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典邑大夫，則當以邑冠之。今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總監陰地，故為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遙遠，別為置監。

以畀楚師于三戶

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按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即此地。○時楚人圖北方，勢甚張，謀甚狡，而晉何其懦也。斯時有范中行之難，故不能與抗。然諸蠻無罪，誘而致之，執而畀之，晉世主夏盟，而今乃京師楚乎。

弦施逆之遂墮臨

疏趙稷初奔臨，本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逆稷，欲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按林注謂墮臨邑，以處趙稷，誤也。下文弦施會鮮虞，納荀寅于栢人，則稷亦從之矣。

五年王生授我矣遂死于栢人

王生之舉張柳朔與祁奚之舉解狐絕相類。柳朔卒死，范氏以報王生，尤為千古義俠。怨自若焉，不以蔽賢無私德焉，不以負舉。兩人惟一心事主，故磊落如是。後世人臣恩怨明而國事僨矣。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按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蓋佛肸本晉邑宰，而助范中行者，魯亦援范中行。佛肸所以來召孔子也。夫佛肸與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之事，蓋不同矣。不狃猶名張公室，佛肸則黨范中行為逆者也。二氏伐晉侯，敗而出奔。不狃在吳，猶不忘宗國。佛肸則與范中行俱滅亡而不悔者也。其時趙鞅已歸晉，奉君命而討不臣。二氏豈有復存之理？夫子乃欲往其召哉！所云欲往者，猶云居夷浮海，無所復之而云然耳。

六年，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愚謂**國人之追國高，以陳氏厚施于民之故。且國夏高

張阿景公意而立荼，已大拂國人之情矣。能無助陳氏乎？○陳乞之以詐去國高，為欲廢孺子荼也。其欲廢孺子荼，為欲立陽生也。孺子荼之立，景公不託陳乞而托國高，固乞之所甚惡也。

再敗楚師

**注**前敗栢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按**劉炫云：再敗謂今戰更敗，觀下云棄盟逃讎，方說退意。劉解是。

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馮時**可曰：楚昭時救陳在城父，三軍從焉，都都一空國。

耳。越女之子章，儻然一賤者也。家嗣未定，羣公子旁睨。章保不爲魯之公子班，齊之孺子荼耶。是故讓子西，讓子期，又讓子閭者，凡以安章也。楚子知子閭之賢，足以安章也。故讓之，獨數不然，均庶兄也。何至於子閭而五讓歟？子閭許而後可，定立章之謀矣。潛師閉塗，立子章於軍中，而敵人不知。楚國按堵，其辭也。非矯也，其許也。非貪也，吾以爲昭王之明過於宋宣，而子閭之順過於宋穆遠矣。

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王應麟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衆鳥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可見災異古史官之職，後世委之星歷卜祝之司，而修省之意微矣。

江漢睢漳

水經：睢水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水經襄陽，至南郡當陽縣入江。

僖子不對而泣

悼公意欲僖子殺荼，僖子不忍，故泣。○甚哉陳氏之得民也。國人知之而不言，所以敢召陽生自魯入齊，自陳入宮，詐脅鮑子，斥逐君夫人，無一人與爲難者，不對而

泣似亦良心然安知非詐也舉齊國而詐之何有于一朱毛哉。

七年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疏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陸粲曰上物亦通言之如冕十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牢亦在其

甲。

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力果反以為飾

疏史記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蠻文身斷髮此云太伯端

委仲雍斷髮者太伯初往未為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

周禮及仲雍民歸既多既為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也。○漢書地理志越人文身斷髮

以辟蛟龍之害應邵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

象龍子故不見傷害。○黃震曰蘇黃門謂子貢言泰伯

端委以治吳則未嘗有斷髮文身之事至仲雍而後斷

髮文身太泥左傳夫斷髮文身者泰伯仲雍始入吳之

事隨其俗也端委而治者吳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

事也泰伯果端委于其先矣仲雍繼之為君而乃斷髮

文身豈人情耶。○王樵曰斥吳先君之事此非所宜言

傳者傳會之耳。

八年師待之

此宋師也。宋之殿兵不行，故師待之。入國，林注以曹師言誤。

問于叔孫輒

定十二年，叔孫輒襲魯，兵敗奔齊，後又自齊奔吳。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

疏率謂在軍前引導，率領先行，非謂軍前之將帥也。故不狃云，子辭王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惟此二人故也。

○褚師圍脫衛侯中牟之阨，公山不狃拒叔孫伐魯之謀，皆志不忘宗國，君子有取焉。其云君子違不適讎國。

又云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並長者之言。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常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疏克之非實克也，蓋鄙人道吳人之言，謂必可克之，以

吳人王犯常宰武城，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也，國人懼

者，武城人懼子羽，父為吳內應也。○愚按劉炫謂其時

已克武城，國人懼，懼其害魯，非武城也。陸子餘取此說。

蓋武城在今費縣西北，為吳魯孔道，吳克武城，將駐兵

深人，况王犯與子羽父二人相得，恐其堅心事吳，故國

人皆為之懼也。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羅景綸曰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陸危如此慨然與宵攻之列卽因是而死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葉水心以劫寨病之過矣

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魯雖爲城下之盟吳人行成全是微虎懼之一夕三遷之力及景伯負載書出盟諸大夫因求吳王子交質以當景伯吳王不欲遂兩止也

吳人盟而還

注不書盟恥吳夷○趙匡曰吳之伐魯爲邾故也若實

爲城下盟則魯懼甚矣何得不便歸邾子而待齊重請師乃歸之乎經不書盟信經可也

九年故圍宋雍丘

按雍丘本杞所封此曰宋雍丘蓋杞遷而宋得之

遇水適火

疏服虔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

盈水名也

注趙鞅姓盈水盈坎乃行○按史記秦柏翳之後嬴姓也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嬴盈字同音然此解本牽強難

通而下又取水盈坎為義與鞅姓何涉

十年齊人弒悼公赴於師

傳不言弒者為誰按齊世家云鮑子田世家作鮑牧與悼公有

卻四年吳魯來伐鮑子弒公赴於吳然經文齊侯書卒

恐無被弒之事辨詳集說

於是乎取犁及轅

注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疏犁即犁丘也二十三年

傳齊晉戰于犁丘知伯親禽顏庚庚即涿聚也二十七

年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犁

一名隰

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愚謂季子身雖不入吳國心未嘗一日忘吳也是時夫

差方結怨于齊安可復構兵于楚以務德為名遇子期

而去之誠不欲殘民取勝以厚夫差之毒而速其亡也

○劉氏曰左氏云延州來季子推驗其年季子近百歲

矣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十一年一室敵車優矣

言以一都邑之室而敵一兵車自有餘力非謂以魯一

室敵齊一車也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讀左日錄 卷十二  
冉求之意謂武叔未堪戰。我故不答戰事。蓋以激之。故武叔云。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杜云。非已才力所及。故不能言。失其旨矣。

有子曰。就用命焉。

就卽陳力就列之就。言須雖弱使之就于行伍。必用命焉。就字微讀。○冉有樊遲皆忠于魯。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也。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不出。此夫子之訓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與嬖僮汪錡乘皆死。

陸粲曰。公爲乃昭公之子。謀逐季孫。以成乾侯之禍。至

是乃死。或曰。彼蓋悼前事之失。而以晚蓋者也。夫然。曷若盡節于昭公歟。使其從公而出也。能彊勉與子家子同心。而無與羣小相比。公存則蒙死圖入。如甯俞之於衛侯。公沒則泣血求援。如申包胥之於楚國。不濟則刎頸絕脰。以謝君父可也。今覩然離人共國。已再易世。雖隕於原野。而非其死所。曷足貴乎。

命其徒歌虞殯。

注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疏禮啓殯而葬。下棺反。日中而虞。蓋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今之挽歌是也。

因學紀聞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



人尋約吳髮短

**注**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首。○**凌雅**隆曰。令人具繩爲俘獲用。以吳俗斷髮。不可縛。欲以繩貫其首。取之。○公孫夏諸人。誓死則志決。何反被禽。其氣怯也。公孫揮獨志在獲人。卒不爲人所獲。而免于死。其氣壯也。故知戰以氣爲主。

王及列士皆有賂

孫武子卑而驕之。劉寅曰。卑辭厚賂。使彼志驕。則怠而不爲備。故可襲而破之。如越子率衆朝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爲參吳。冒頓以千里馬闕氏。與東胡。東胡志驕。

不爲備。卒滅之。是也。

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注**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傅遜**曰。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氏。而還報吳。今考傳文。此云使于齊。下云反役。明是子胥身自使齊。若子胥使人。當云使使于齊。而無反役之文矣。

衛人立遺使室孔姑

**注**遺疾之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按**孔文子始令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已女妻之。繼又惡其淫。乃奪已

女而妻太叔之弟。二事皆不列人類。夫子以他善而稱其文。其取人之恕哉。李彭山云。或傳文有誣辭。

胡簋之事

**[注]**夏日胡。周日簋。疏明堂位有虞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並云夏日瑚。杜亦同之。

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金履祥曰]**按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何久于衛如此。及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思魯狂士曰盍歸乎來。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而魯為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也。

十二年用田賦

**[按]**作丘甲者。一丘而出一甲。一甸出四甲也。用田賦者。丘出牛馬之賦。又藉井而取之。不待丘也。杜氏皆不可

從辨詳集說

季氏不纒放經而拜

**[注]**孔子始老故與弔也。孔子以小君禮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疏]**大夫之喪服弁經。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此何以言放經而拜。蓋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傳]**遜曰。曲禮言賓主弔喪之常。弔君母自不同。意孔子于時必已弔之于朝矣。弔而後適季氏。非適季氏弔也。拜乃賓主相見交拜之禮。見季氏不纒。則亦放經而拜。以為稱耳。弔喪不

答拜于此何與。然社注所云亦有誤。孔子仕于定公十年。距此已遠。何云始老。又以去經為從主節制。此豈弔季氏而乃云從主哉。**[愚]**按孟子之卒。實吳女也。故娶不告宗廟。沒不赴諸侯。葬亦不稱小君。觀季氏不服喪冠。則當時不以夫人禮待之可知矣。孔子去經而拜。固不欲矯季孫之失。亦所以掩昭公之非禮也。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注]**盟不書畏吳竊盟。**[愚]**按自哀二年盟句。繹以後。凡內外盟經皆不書。以匱盟要盟不足書。且不忍書也。若云畏吳而竊與衛宋盟。故不書。恐不可信。盟歆大事也。

誰能掩之且吳人主會寧不慮為吳所覺而三國敢竊自為盟耶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注]**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疏月令季夏之月火昏中詩傳流下也火星七月昏而見于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季冬納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火猶西流言未盡沒是夏九月也

十三年越子伐吳為二隧

**[注]**隧道也○愚按吳語勾踐命范蠡舌吳越春秋作洩庸卒師泝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曰姑熊夷吳郊也

勾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臺徙其大舟蓋越兵入吳一截淮一沂江所謂二隧也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干隧干隧地無考疑二隧之訛吳晉爭先

**[疏]**國語說此事云吳公先軟晉侯亞之今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俱在下晉實先矣國語之文多與傳異傳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二文不同者必語虛而傳實○趙鵬飛曰是時吳強

晉弱然吳方在會而越入吳之報忽至吳子倉荒勿報者七人則內惕而不敢固爭恐左氏先晉是愚按此時

晉實不競吳公先歆晉侯亞之當以外傳爲實辨見集說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注**伯王官伯侯牧方伯**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也○**按**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卽伯率侯牧以見王之禮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

魯有新穀之郊而無冬至之郊上辛盡下辛乃前一月卜郊之禮然春秋所書郊無定月景伯云云特權辭以紿吳耳不可以典制求之

呼曰庚癸乎則諾

庚金屬秋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諾者諾其請而與之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鈕商獲麟

**家語**作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鈕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子姓鈕商名○**括地志**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十五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

及即位使為政

**愚**謂陳氏之謀齊日耽耽然在其側簡公之寵闕止適予之以隙耳闕止輕率寡謀復寵陳豹而欲盡去陳氏卒之殺其身以及其君方信平仲之外善陳桓子而內則以禮告景公不為無見

子我夕

**注**夕視事○**傳**遜曰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生云莫見柳文朝日說引此傳文亦以為莫見○**按**此與子革不同下云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可見為視事也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陳宗陳氏之宗廟也與下盟辭有如陳宗同有謂陳氏宗主即陳成子者非是

子行舍於公宮

**愚**謂陳逆初逃陳氏後何以忽在公宮哉陳豹之事闕止陳逆之隱公宮皆成子之謀也自古奸臣竊國必密置私人為內間然後其計得成闕止寵豹正墮成子術中逆復在宮則成子出入皆無所忌簡公動息無不知而可以弄之於股掌之上矣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注**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

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史記索隱**  
按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杜注  
強相證合，言四乘有八人耳。又按田完世家云：田常兄  
弟四人如公宮，卽此事。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是  
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兄弟不見  
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云兄弟八人。增叔  
父爲兄弟之數，服虔、杜預皆失之。

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陸粲**曰：陳恒之力於弑逆，若撥麩矣。聞公怒而將出，豈  
其情哉？始以是觀國人之心，激私黨之怒而已。意如之  
被伐也，請以五乘，以彌羊之拒軌也。欲自北門出，姦人  
飾詐，大抵然耳。○**愚**謂成子欲出亡，所以激陳逆之怒  
也。成子亡，逆必爲闕止所屠，自不得不刦而止之。

陳恒執公於舒州

**史記**舒作徐，**索隱**曰：徐音舒，齊邑薛縣是也。**正義**曰：齊  
之西北界上地名，在渤海郡東平縣。

逢澤有介麋焉

**注**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

**疏**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  
儀縣有逢忌陂是也。開封縣逢澤，去宋都睢陽四百餘

里非輕行可到故社以遠疑非也

司馬請瑞焉

[注]瑞符節以發兵疏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若今以銅虎符發兵

司馬牛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  
阼氏葬諸丘輿

傳詳司馬牛卒葬所在愍賢者之失所也使宋景念向  
戌之賢不絕其祀召牛而復之不亦稱乎而卒使之死  
於亾也悲夫

十五年廢日共積一日遷次

廢日二句難解或曰廢與費音同積去聲言日費吳國  
之供給委積故一日即遷一次急於致君命也  
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邵寶曰]禮賓終有於入竟者有於未將命者於入竟者  
主人爲之殯介攝其命於未將命者以尸將事

天子焉用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

[蘇轍曰]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  
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惺季  
路與惺偕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惺以取衛其不釋  
惺明矣孔惺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存



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注魯哀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日月必有誤。疏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冬。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賈逵服虔皆定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元凱從史記。○愚按公羊以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獨冬。

十月少異。世家謂二十二年生者。蓋誤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耳。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八月二十一日也。宋景濂辨之曰。公穀傳經之家。講師相授。其言必有據依。且又先於司馬遷者也。自當從之。但考春秋長曆。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則月當以穀梁為正矣。孔子卒之年。月日具詳左氏。然哀公十六年。乃壬戌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是五月十二日。己與乙文相近。故誤爾。乙丑則四月十八日。以夏正言之。實二月十八日也。自壬戌歲上溯己

西孔子得年七十四。謂七十三者非也。

無自律

嘆已無所取法。

使貳車反祔於西圃。

注祔藏主石函。疏禮大夫之祭無主。悝有主者。當時僭爲之。

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何以知其不洩人言於承劍不動知之。蓋不怵人者亦必不媚人也。

子西以袂掩面死

子西之死在孔子沒後。或人及其生存時舉以爲問。蓋震矜其定楚之功也。然子西忠而實闇。卒召白勝之亂。蒙面以死。是尚不得與葉公並稱。况子產管仲乎。

十七年。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

疏甸卽乘也。四丘爲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衛侯本

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旣入。良夫爲大夫矣。兵車一

轅兩馬來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

之衷甸者。衷中也。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

小事駕二。爲等差也。○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玉藻玄

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管子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

之五素而易一紫。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之。臣不得僭。○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是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襲則二衣皆重之。裼則袒正服。露裼衣。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克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惟有露裼衣。無露裘之時。今良夫以食熟故。偏袒其裘。則弁裘亦袒。是不敬也。○劍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劍。

吳師分以禦之

劉寅曰。越爲左右句卒。吳分兵禦之。越遂潛涉破吳。夫

形人而我不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敵分。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我之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備多。則我所與戰者愈約矣。○李靖曰。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越分兵潛涉。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姬澹遠來伐石勒。勒遣孔萇逆擊之。萇退。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大敗之。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取勝者多。

太子又使椽之

注椽。訴父欲速得其處。○愚按椽。疑當作詗。卽謠詠之詗。蒯瞶之居戚也。其子輒拒之於衛。其入衛也。太子疾

又愬之於晉。春秋子禍之烈，未有若蒯瞶者也。豈非戲陽遠之事，已實有以誨之哉。○傳遜曰：觀蒯瞶輒疾之事，人道幾絕矣。夫子何以有正名之說。余謂蒯瞶欲殺南子，出於羞忿，與篡弒者稍殊。且靈公未有廢之之命也，何不可以君國設已廢，則輒豈獨得立乎。若夫子為政，當使輒以國讓父，而身為太子。蒯瞶雖不仁，得國於輒，必不廢之而立疾。其事甚易，而子路以為迂，何也。

縣縣生之瓜

古叶平攻切音姑

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良夫誠小人，太子疾自以私怨殺之，未當其罪，故死而猶能見夢於莊公也。

如魚窺

頰同尾衡

華育反

流而方

蒲郎反

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

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注窺，赤也。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

魚。疏：鄭眾以繇言如頰尾之魚，方羊遊戲於橫流之中。

喻蒯瞶淫縱也。劉炫云：方羊與下句將亾自相為韻。裔

焉二字，宜向下讀。言邊遠之大國將來滅之。○愚按：方

羊古與彷彿通。楚辭：聊彷彿以逍遙。劉以裔焉大國為

句，稍強。然較之連上彷彿者，差成文也。韻會云：竇集韻

或作窬。說文引圭竇，亦作圭窬。上羊亾為韻，此窬踰為

韻。正繇辭之體，孔氏阿杜而非劉，失之矣。

武伯曰然則彘也。

**按**執牛耳，卽襄二十七年，叔向所云尸盟也。國君在則當以人臣執之，吳姑曹衛石魍皆然。故武伯自以為當執。杜云執者無常，恐非。

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疏**按左氏敬王崩在此年，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則敬王崩當在哀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

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眾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二十一年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覺皆讀去聲與蹈叶

**注**臯，緩也。**疏**士喪禮始死復魄云臯其復。鄭玄云臯，長聲也。緩聲而長引之，是臯為緩也。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憂叶衣虛切音於易林出入休居安居無憂

**注**二國，齊邾也。○**傳**遜曰：二國以齊魯賓主言之，邾國

小從齊，其事輕矣。魯為齊責，顧不憂耶。○**王應麟**曰：儒書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

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二十二年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史記作自剄死以歸。以其尸歸也。越絕書越王棲夫差

於秦餘杭山。卒。因葬焉。吳志云夫差冢在陽山。陽山一

名秦餘杭山。與傳不合。○愚按傳哀二十年。越圍吳。二

十二年。滅吳。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

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與左傳合。吳越春秋繫其

事於二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二十三年使肥與有職競焉

按說文競。訓疆。職競。謂強力於職事也。亦倒字法。杜云

競。遽也。不然。

其可以稱旌繁步干乎

注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

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

二十四年是彊言也

林注彊過也。過。謬之言。陸粲曰。彊是踉蹌之義。此當作

彊。說文字林皆云。彊。獲言不慧也。

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按史記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此云因太

宰嚭。則嚭又用於越也。未知孰是。

二十五年君將設之

注設嘔吐也。○按說文作設音壑傳云韻書無此字蓋設之誤也宜改正。

公戟其手

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傳遜曰以手抵徒既非戟形矣曰屈肘又非手矣且屈其肘安能如戟乎考字書單枝曰戈雙枝曰戟雙枝與中幹列而為三此必屈二指而以其三指為戟形耳。

乃載寶以歸

拳彌以衛盜恐輒而載其寶以歸衛言輒之愚為其臣

所弄如此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而納公

注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按杜注解申開二字似僻疏云衛人申開守陴得之蓋申開嚴設守備聲言納輒輒知衆情不附故不敢入也。

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

愚謂蒯瞶與輒皆出而復反反而復出均之不令終者也然瞶欲弑母其後太子疾杯之於晉以召晉兵身死戊州而疾亦不免焉輒據國拒父其後夫人之弟期謀亂卒以逐輒輒惡期以及其甥而已之子亦不免焉父

子效尤為天下笑積惡貽殃信夫

二十七年盟於平陽

注西平陽疏宣八年城平陽彼注云今太山有平陽縣故此云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

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注禮不備也。○陸粲曰降禮猶言降於喪食公過自貶也公弔季氏敢不備禮乎

孫 士玉玉尹 正字

讀左日鈔補卷之上

隱公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元年謂之鄭志

按莊公為人多忌而好名其志豈真欲殺段特欲甚其罪而出之爾左氏譏失教也與詩序不勝其母以害其弟持論甚平辨詳春秋集說及詩經通義

五年則公不射

疏肉登於俎公則射之此云不登於俎不登於器者謂田獵之時小禽小獸不可升於宗廟之俎皮革之屬不



可以飾法度之器者。則君不親射之。此劉炫之說。○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鱸。薨特牲。少牢之禮。皆有魚。爲俎實。今公觀魚。非爲祭祀。故臧孫非之。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顧炎武曰。按子元疑卽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氏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卽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

敗王師。固卽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十一年。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疏宗盟。杜無明解。服虔以爲同宗之盟。得之。天子盟諸侯。令其同獎王室。未聞離逃異姓。但周人貴親。先序宗族。故謂之宗盟。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異姓爲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不復先姬姓也。

師出臧否亦如之

疏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按春秋之初。師出貴有名。不

言勝敗而言臧否者以理之曲直兵之強弱舉其本末來告史臣因據以書之於策非徒勝敗之謂也

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顧炎武曰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杜氏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公

二年孔父嘉為司馬

顧炎武曰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湣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

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

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

字子孔亦其證也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鄭康

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甫父通是亦以

孔父為字劉原父以為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

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卒命卿稱字無

生卒之別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名三命稱字亦未嘗以名字為尊卑

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

杜氏以仲為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於

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

以王猛居於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必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愚按杜氏以父爲名。嘉爲字。特拘於古例之失。至云孔父有罪而稱名。則於義尤舛。辨詳集說。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

註靖侯桓叔之高祖父。疏按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是靖侯爲桓叔高祖父。非謂高祖之父也。

六年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注蓋同宗之婦。疏以上所引。皆內則文。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不以國

顧炎武曰注云。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爲名。若宣公名宋。哀公名蔣。

十年號仲譜其大夫詹父於王

注號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疏周禮每卿之下，皆有屬大夫。傳言譖其大夫，知是屬已之大夫，非號大夫也。若號大夫，號仲自得罪之，無爲譖之於王。且若號人，不得以王師伐號也。

十五年六月己亥昭公入

按經書鄭世子忽則突之篡明矣。杜氏之論殊乖大義。辨詳集說及詩經通義。

十六年壽子載其旌以先

疏世家云：與太子白旄，而告盜曰：見白旄者殺之。蓋以白旄爲旌也。

莊公

十一年宋公靳之

注戲而相愧曰靳。公羊傳：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是戲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是戲而相愧之事也。

十三年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

按柯之盟，左傳不詳其故。公穀皆載劫盟事。公羊云：曹子蓋曹沫也。穀梁直云：曹劌劌之論戰，與諫觀社不類。劫壇者，太史公好奇，遂以列刺客之首。王伯厚深疑之。

辨詳集說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顧炎武曰注云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亶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八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十九年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伯

注若今之城門校尉官疏周禮天官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天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別者使守圉則閹不使別而鬻拳為閹者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

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

注亦云然蓋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使典此職非為刑而役之當如地官之司門以主晨昏開閉通名閹焉謂之伯者伯長也為門官之長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

顧炎武曰注云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於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林注云山嶽之大興雲降雨有配天之功此却勝杜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

顧炎武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

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云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惟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凡夫災有幣無牲

**疏**日月食大水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非為求人飲食。既遇天災。即當告請。是故有幣無牲。若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設禮以祭。祭必有牲。雲漢詩靡愛斯牲是也。

非日月之眚不鼓

**注**月侵日為眚。**疏**杜但據日食為說。傳文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析。

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音氏

**注**黨氏魯大夫。○按哀十一年傳。侯於黨氏之溝。注云。黨氏溝。朝中地名。彼黨氏當即此黨氏。而杜氏異釋。蓋黨氏本魯大夫之家。偪近公朝。後其地遂名為黨氏之

溝耳。

閔公

元年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疏]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為衰兄從晉語也魏世家畢萬生武子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犖也杜以萬為犖之祖父從世本也

安而能殺

[疏]震之為殺傳無明文晉語云震車也震有威武故為殺○林注屯之下卦有震震為雷霆擊物有殺之象以

坤承震之變故曰安而能殺

二年立戴公以廬於曹

[注]其年卒而立文公[疏]戴公為君不過數十日耳以滅而後興不是嗣位故成喪為謚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元年文公繼之明年始稱元年

伐東山臯落氏

[注]赤狄別種也[疏]狄有赤狄白狄成十三年傳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在晉西此云東山當在晉東故知此為赤狄別種也

僖公

元年諸侯救邢

[注]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按公羊穀梁皆以爲齊師。宋師曹師皆是侯伯身行。杜氏以爲實大夫將。蓋拘於將卑師衆稱師之例。

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

[按]非卿言非天子命卿也。莒無大夫。於例不得書。經特書獲莒挈。所以嘉季子之功而大之也。杜氏注及公羊傳本明白。林注乃云。傳言非卿。明挈在行。非帥師。若非帥師。何以在行也。挈既非帥師。何以特見于經。林本不學。其注之謬誤多類此。今不能悉辨。

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豎貂有寵。此齊之禍本也。是年桓公城楚丘。服江黃。左氏多鋪張霸功之盛。忽伏此一語。覺桓公氣餒索然。國家之事。無重於軍機者。此而洩之。則他可知矣。後十七年。桓公卒。寺貂遂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齊以大亂。正與此語遙相接應。筆力之高。針神之密。開大史公無限法門。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

[顧]炎武曰。注云。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



言左傳金縢 卷之上 九  
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所云。丁零盜蘇武  
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登觀臺以望

周禮疏。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馮相  
氏掌天文之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

太伯不從

顧炎武曰。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  
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  
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  
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

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宮之奇以其族行

晉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將亡矣。吾不去。懼  
及焉。以其帑適西山。韋昭云。西山。國西界。穀梁傳則云。  
挈其妻子以奔曹。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

經書七月禘於太廟。周七月。今五月也。穀梁傳注禮記  
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又云。  
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  
之也。按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

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言所未詳，不殯於廟。

按檀弓，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注云：殷大殮之後，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殯於寢，及葬而後朝廟。據此，則周禮不殯於廟矣。此何以云不殯於廟，則弗致也？蓋周人兼用殷禮，如戎車之太白，魯廟之白牡，養老之食禮，皆是。晉文公己卯卒，庚辰將殯於曲沃，柩如牛鳴，此當時殯廟之一證也。杜氏云：將葬時以殯朝廟，此務合檀弓之說耳。余竊以爲不然。禮記疏引服氏云：廟謂殯宮，鬼神所依，謂之廟，亦曲說。○觀傳以殯廟次赴同祔。

姑之前，必非言葬時甚明。

九年凡在喪王曰小童。

杜氏疑禮無稱小童者。按顧命康王答羣臣，自謂眇眇予末小子，小童猶小子之稱。

十二年命曰泛舟之役。

疏：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杜云從渭水運入河汾也。

十五年晉侯許賂中大夫。

晉語：夷吾謂秦公子繫曰：中大夫與我矣，吾命之以汾。

陽之田百萬。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

**[注]**河外河南也。從河南而東盡虢界。疏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虢略獻公所滅虢地之竟界也。列城五者。自華山而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許君焦瑕。是其二。其餘不可知也。解梁城則在河北。非河外五城之數。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曰。其卦遇蠱。至獲其雄狐。

**[汪琬曰]**此蓋筮得蠱之蒙也。互變震為諸侯。千乘之象。

也。與為進退去之象也。三去者。初二三三三爻皆與也。之卦成坎。坎為狐。與為近利市三倍獲之象也。故曰獲其雄狐。或謂卜徒父所筮六爻皆不變者非也。夫果六爻不變。何以不引彖辭。觀晉語重耳入國。筮得泰。必引小往大來之辭。則可以知占例矣。

三敗及韓

**[愚謂]**此時秦師已涉河而東矣。晉侯大軍雖未出。安知不先遣偏師逆戰而敗。特小小挫衄。史文不詳耳。杜氏以為晉侯車三壞。既失之。劉炫謂秦伯之車三敗。尤不然。秦伯之車。何以無故而三敗。既三敗矣。何以遂深入。

韓地也。

張脉債興

債禮記注引作憤疏云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

晉戎馬還潯而止

此卽秦筮所云涉河侯車敗者也。上文三敗與晉侯車何涉。

十八年狄師還

顧炎武曰注云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狄而來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注云

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尪

按巫尪注具二說檀弓云穆子問縣子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若則尪與巫是二人或說是也。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顧炎武曰注以大司馬爲莊公之孫公孫固非也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卯下言司馬握

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愚按亭林此解與史記合。公孫固之官司馬。蓋與子魚先後爲之。公羊傳述宋襄此事。亦作公子目夷。目夷歸守國。及迎宋公復國事。詳集說。

二十三年有三士足以上人

注三士狐偃趙衰賈佗。晉語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傳文前後從者五人。不及賈佗。偶遺之耳。魏禧曰。意五人從公子在

一時佗或稍後因而遺之。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

顧炎武曰。蓋之推旣隱。求之不獲。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說此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未通矣。

好聚鵲冠

疏釋鳥云。翠鵲。李巡曰。鵲一名翠。其羽可以爲飾。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

二十八八年曰王謂叔父

禮記疏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時晉文公爲侯伯不稱伯父者以州牧之禮命之也然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皆曰伯父又以二伯之禮稱之也周公分陝爲二伯詩稱王曰叔父成王自以本親命之晉文侯爲伯書直云父義和不稱伯者尤親之也

言非其地也

按陽樊溫原襄王雖以與晉猶爲畿內之地故天子得往狩焉傳於莊二十一年言王巡號守文元年言王在

溫晉侯朝王於溫號與溫皆王畿也可證是時巡狩之禮雖廢而其名尚存襄王以後周地益狹人并不知河陽之爲王畿而傳亦以非其地言之矣

二十九年陳轅濤塗秦小子慙

按經文陳人下有蔡人而傳無名字注云卽微者夫微者不書經文固有此例傳主詳核豈以非卿而略之况王人下臨晉卿主盟蔡何得以微者往會此恐傳有闕文杜強爲說耳

三十年白黑形鹽

注白熬稻黑熬黍周禮疏爾雅有秬黑黍故知黑是黍

也。

三十一年重館人告曰

魯語說此事云。獲地於諸侯爲多。臧文仲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三十二年。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疏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按洪範書傳與此同。○觀此語。知古人宰豕之木。皆生前自樹之。櫬具卽取諸此。襄四年傳。季孫爲已樹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注云。欲自爲櫬。此可證也。

### 文公

元年。于是閏三月。非禮也。

顧炎武曰。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某月者。以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三月。故爲非禮。

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

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

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云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愚考歷始於顓頊置閏在一歲之末堯歷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秦變三代之制復用顓頊歷漢初因之至三統歷成然後復用堯歷之舊據亭林云云則魯歷卽行顓頊歷從前諸儒未有及此者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惟兩書閏月皆在歲終又不書閏某月則亭林之言信矣然史官紀事之體雖則如是而置閏應在某月當時歷官必占候而知之如昭二十年二月已

丑日南至梓慎以是日望氛是也不然分至啓閉茫然無紀民事必爽其令而禴祠烝嘗亦何所憑以爲時享

哉周四時之祭皆在夏正仲月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顧炎武曰此卽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執孔達以求成也注謂晉不聽而變計更執孔達者非

六年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按穀梁所載襄公漏言事與左傳侵官不同今春秋家多用之或兼取兩義詳集說

十三年文子賦六月



顧炎武曰注云不欲適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適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十五年請承命於亞旅

疏書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云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華孫不敢當卿故受大夫之宴

伐鼓於社

注責羣陰疏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日食陰侵陽故責陰以救日尚書傳云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亦以請群陰也互相備

宣公

二年觸槐而死

公羊傳云俯而闕其戶盾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仁人也入其大門無人焉入其闈無人焉上其堂無人焉易也子爲晉國正卿而食魚殮儉也吾不忍殺子吾亦不忍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與左氏稍異晉世家略同左

提彌明死之

公羊傳作祈彌明於啖葵之前云靈公欲觀盾利劍刃殺盾將進劔彌明自下呼之而出不言彌明之死晉世家作亦昧明又云明反擊靈公伏士脫盾出因亡去

則合靈輒事爲一人誤也。

詛無畜群公子

疏國內因驪姬之亂乃設此詛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是晉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國成公今始革之。

亦爲餘子

注亦治餘子之政疏言亦爲餘子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下云庶子掌率公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庶子意卿大夫之妾子亦餘子之官教之

十二年待諸乎

林注言且待楚師之來與之戰乎。

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

言我不以善矢射他人之子吾子不可得。

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

禮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作先君官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十四年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注言往其則來報亦備疏劉炫云采章加貨謂聘享獻國所有亦庭實也○按上文言小國之免於大國也下

文言謀其不免也。則庭實加貨等。皆屬賓言。與來報何與。孔仲達每紬劉而伸杜。吾無取焉。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

鄭世家云伯宗諫晉君毋伐楚。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母降。解揚能成君命。故史著其地與字。以傳之。當以補注疏所未及。

十六年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

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殺烝。韋昭注。禘郊之祭。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立飫。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為飫。半解其體。而

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親戚宴享。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殺烝。

公當享卿當宴

按周禮。上公三享。二宴。侯伯再享。再宴。子男一享。一宴。春秋時。天子宴侯國之卿。亦無不先行享禮者。此以享宴分屬。蓋各舉所重言之。

十七年齊頃音傾公帷婦人使觀之

按左氏不言卻克跛。故笑。杜元凱注有之。蓋本公羊傳。卻克與臧孫許。一跛一眇。語。穀梁又云。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

秃者迓秃者使眇者迓眇者使跛者迓跛者使僂者迓  
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此  
必好事者為之考經文則成二年四國同伐齊非同聘  
齊也王方麓有辨詳集說

續補

桓公

五年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以車居前以  
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顧炎武曰古車戰之  
制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之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

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

宣十二年傳楚子使潘黨率游  
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即闕

車也魚麗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  
已異矣大鹵之師魏舒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  
陳以相離專任步卒取其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  
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于是趙武靈王為胡服騎射之  
今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  
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為謀遠矣

莊公

七年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顧炎武曰星隕如雨言多也啖氏曰奔流者眾如雨之

多也。漢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各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其證也。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左氏云。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爲異乎。

僖公

十五年戰于韓原

顧炎武曰。上言秦伯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原在河東。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愚按。今韓城縣在河西。

去河止十里。春秋時爲秦晉之界。秦伯或由此涉河。必非獲晉侯處也。古今地志之誤。賴亭林始正之。韓原當在蒲坂臨晉間。今無考。

三十年昌歆

顧炎武曰。注昌歆。昌蒲菹。而釋文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歆。魯有公父歆。其音爲觸。說文歆。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歆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同異。今考顧氏玉篇。有齧字。徂感切。昌蒲菹也。然則傳之昌歆。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歆。廣韻亦誤作歆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設之。

今本作設。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又不自天寶開成始矣。

文公

三年取王官及郊

顧炎武曰：此在濟河焚舟之下，則王官當在河東。今臨晉縣之西南七十里王官谷，司空圖記謂有王官廢壘是也。其下云：遂自茅津濟，則又踰中條，過平陸之東二十里，絕河而至陝州也。地理甚明。括地志以王官在澄城，則距河之西北二百餘里，非是。

十二年二月叔姬卒，不言祀絕也。

按杞桓公在位最久，至襄六年始卒，安有一人之身兩娶魯女，皆字叔姬，又皆被出之理。傳蓋因經文連書杞伯來朝，子叔姬卒，故以成四年歸叔姬事，誤置之此耳。啖叔助吳幼清，趙子常皆有辨，詳集說。

讀左日鈔補卷之下

吳江 朱鶴齡長孺 輯

成公

二年曲縣

周禮注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曲軒諸侯之禮也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卻克不殺丑父丑父必歸齊師矣史記得之公羊傳云逢丑父免齊侯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若何曰法斲於

是斯丑父此不可信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注]**已嘗受王先路之服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疏按釋例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蓋以就數爲差其受之於王則稱大鄭子蟠叔孫穆子受王路皆稱大是也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故云大路諸侯車以金路爲尊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天子車以玉路爲尊亦稱大顧命大路在賓階面是也知改而易新者彼若先無此物無由敢受魯賜魯亦不敢賜之也周禮巾車云革路建太白以卽戎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又巾車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云凡田

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是韋弁冠弁劉炫以爲晉君之賜杜以傳有穆叔子蟠事故據而言之

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注]**晉司馬司空皆大夫疏司馬司空本卿官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已爲大夫仍有卿名之嫌故曰皆大夫明他國以爲卿晉以爲大夫也○周禮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馬司空以下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卿言賜大夫言受互相足也



樽有四阿

**[注]**四阿四注樽也。**[疏]**周禮匠人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此云四注樽是樽上四注而下禮天子樽題奏諸侯不題奏不題奏則無四阿。

王命委於三吏

**[注]**三吏三公也。**[疏]**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注引此傳云三吏謂三公。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於時王不見鞏朔命委三公接見之。故曰委於三吏。

五年伐鄭汜音凡祭側界反

**[注]**汜祭鄭地成臯縣東有汜水。**[疏]**杜注滎陽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西汜。知汜祭非彼二汜者以汜祭既為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汜水也。字書水旁汜為汜水旁汜為汜。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為汜。今汜水上源為汜谷。

乘纒

**[注]**車無文。○按周禮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纒大夫乘墨車鄭玄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纒亦五采畫無篆耳。墨車不畫杜氏注云車無文蓋乘卿車之無采者以示貶損之義。孔氏疏以為乘大夫墨車恐不然。

六年且爲僕大夫

[注]兼太僕○按周禮太僕下大夫一人侍御之臣最親  
是時韓厥將新中軍則正卿矣而領下大夫之職是兼  
官也○顧炎武曰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揖  
之從公而立寢庭也注未及

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注]路寢之庭[疏]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知寢庭是路寢之庭也太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  
掌擯相[鄭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也韓獻子既爲僕大  
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

九年南冠而縶

[疏]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名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卽  
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卽今之獬豸  
冠也

無棄菅蒯

[疏]陸璣詩疏云菅似茅滑澤無毛蒯宜爲索漚及曝尤  
善蒯亦菅之類可以爲屨其肋如菅並可代絲麻之乏

十一年卻擘來聘

[注]卻擘卻克從父昆弟[疏]按世本卻豹生冀芮芮生克  
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卽擘也如彼文則擘

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服虔以為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是祖字誤耳

十六年左右執兵而下矣

注左將帥右車右疏兵車惟元帥在中御者在左其餘將帥皆御者居中帥在左左右執兵而下惟御者持車不下耳

晉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至王中厥目

汪琬曰此蓋筮得復之頤也復外卦坤為國又為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為蒼筤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為首元者首也元為王即

爻辭國君也又爻辭有災眚眚為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或謂震坤拱巽離巽為多白眼離為目無離無巽則中目此殆近于穿鑿矣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

顧炎武曰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不能以君免也注謂軍大崩為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愚按御與車右同在君側豈可云車右稍遠君乎前注誤引今取此正之

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

疏聲伯初謂凶夢應在已。懼不敢占。今衆人繁多。而從余三年。意夢之凶災。散在衆身。不在已也。故云無傷。

襄公

元年晉韓厥荀偃

注荀偃不書。非元帥。疏魯師出。並舉他將。他國惟書元帥。詳內略外。春秋之常。

四年無櫬不虞

注櫬親身棺。不反哭。疏檀弓云。君卽位而爲椁。歲一漆之。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時有椁。今無櫬者。素無器備。禮葬訖。日中反虞於正寢。謂之反哭。今不虞。欲不爲反

哭也。

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古有窮氏所遷也。

處殫於戈

注戈在宋鄭之間。疏哀十三年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岳戈錫是也。

有窮於是遂亡

顧炎武曰。注云。泥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伍員明言。昔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

所引夏訓之文爾。○愚謂寒浞封于浞於過遂稱過澆或澆以過爲國號耳。浞之國號無考。

五年公在位

[注]在阼階西鄉。疏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殮鋪絞紿

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以禮門神

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東序士喪禮云君視殮既

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

夫之喪卽位於序端亦西鄉也。

九年使華臣具正徒

[疏]司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其司里所

使遂正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注]相土契孫始代闕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疏本紀契

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舜始封契於商鄭

玄云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

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丘及湯

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王肅俱云

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按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不言居商丘也若契之居商卽是商丘則契已居之

傳不得云相土因闕伯也釋例同鄭說。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

汪琬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爲蠱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爲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爲艮爲巽艮止巽入入而止焉此其兆皆不能出彖辭雖无咎於穆姜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爲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顧炎武曰注云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歌鍾二肆及其罍磬

疏杜氏以傳惟言歌鍾故但解鍾數云二肆三十二枚其實磬數亦同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云及其罍磬罍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玄禮圖如此言歌鍾者歌必先金奏故鍾以歌名之晉語引孔晁注云歌鍾鍾以節歌也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周禮注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爲堵者謂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無鐃疏鄭賂晉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絳得之分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

十三年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注征謂巡狩征行○按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此王制也石渠云云於經傳未聞或謂昭王南征不復後王憚於征行故有此制然竇特假爲是言

欲令楚修德豈必據爲典要乎鄭康成禮記注引之以爲天子有卜無筮之證則過泥其說矣

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

疏孟子引此事姓名略同事正相反孟子蓋傳聞異辭傳文是實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疏鄭玄說成國惟公與侯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夏官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周禮疏成國之賦有三春

秋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是據公五百里而言。侯伯為次國。止二軍。晉侯爵也。以世為霸主。故得置三軍。○

**[按]**賈公彥說與鄭玄異。杜氏從鄭。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疏]**旅陳釋詁文。商人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商陳此物。本非以諫。但觀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以改其過。故亦為諫類。如齊之鬻踊是也。獻藝即夏書所云。工執藝事以諫。

十六年歌詩必類

**[注]**歌古詩。當各從其義類。**[疏]**謂各從其恩好之義類。

十七年衛石買孫蒯

**[注]**孫蒯不書。非卿。**[疏]**經書他國征伐例書元帥而已。此經已書石買。縱蒯是卿。亦不書。

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林注]**向戌自為短馬。捶助御鞭馬。過華臣門。必馳去。不欲與相見。惡之甚也。

晏嬰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苦枕

之鳩。草反。

**[疏]**衰用布為之。廣四寸。長六寸。當心。喪服子夏傳曰。衰

三升。鄭玄云。布八十縷為升。三升之布。布之最麤者。故

曰麤縗。斬。蓋以麤布為衰而斬之也。

雜記注引此云。麤縗斬者。言縷在齊。



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雜記蓋言當麻時之制大夫與士有異故彼注如此杜氏不用其說麻

有子曰泉苴者麻之色其色麤惡故用之麻在首在要

皆曰經此言經謂首經也禮記疏引此以為要經要經要帶也帶絞帶也

鄭玄云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草帶杖竹杖以苴色

之竹為杖也為父苴杖為母桐杖茅之已漚者名菅菅屨以菅艸

為屨也食鬻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鄭玄云溢二十兩也為米一升二十

四分升又居倚廬謂倚東牆為之鄭玄云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

藁也寢苦是喪禮之常枕草非喪禮文故其老以為非

大夫之禮

二十一年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晉語**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歿公乃

問陽畢畢對曰樂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

氏則民威矣公許諾盡逐羣賊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

欒盈○按國語所云箕遺等十人之死不在同時又先

誅十人而後逐欒盈此傳先言逐盈後言誅其黨屬文

之勢宜然非必欒盈既奔之後方殺十人也國語云適

曲沃逐欒盈恐不然曲沃乃盈之窟其黨甚盛盈若在

焉必據邑為亂安能遽逐之哉孔氏云就著逐其身適

曲沃逐其家此說有理

得罪於王之守臣

顧炎武曰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士之守臣某是也注以爲范宣子非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

顧炎武曰注云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非也杞孝公乃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况於母之兄弟乎

二十四年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

言曩者不告而馳志在入敵壘今則怯敵故不待而出二十六年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

周禮三命受位疏天子之上士三命諸侯之卿大夫皆

得聘天子惟三命始有列位於王爲王臣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晉韓起乃大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卽爲王臣也

先八邑

注八邑三十二井疏按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辭邑爲一乘之邑知此邑非彼大邑者邑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與以八大邑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故以周禮四井爲邑解之

釁於勇嗇於禍

[注]釁動也。嗇貪也。疏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誇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佻奮釁以軒鬢。是釁為奮動意也。嗇者吝嗇之名。故為貪。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

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顧炎武]曰：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邵國賢所謂隱語也。

二十九年墮書追而與之

[蔡邕]獨斷：墮印也。信也。天子墮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

共之。

夏肄是屏

[詩傳]：斬而復生曰肄。方言云：枿餘秦晉之間曰肄。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

[注]敬仲高後。疏世本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此則偃為敬仲玄孫。今傳言曾孫，必有一誤。此鄰即後所云高偃也。聲相近而字異。董遇注此亦作偃。

三十年使為君復陶

[注]復陶主衣服之官。疏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皮冠

秦復陶翠被豹舄復陶在冠屨之間知是衣也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復陶之義未詳惟君用鮮

[注]鮮野獸疏殺新曰鮮必於田獵得之○周禮疏據禮卿大夫得田獵而左氏豐卷請田子產不許者常田之外臨祭取鮮人君乃得行之大夫止常田耳記云大夫不掩群亦是常田

三十一年以羸諸侯

[注]羸受也疏賈服王注皆讀爲盈盈是滿故皆訓受

昭公

元年賈而欲羸而惡躑乎

喻季孫伐莒求利安能免叔孫之怨疾如蠱

[按]古文而字多作如此言疾而得惑志之蠱也孔氏疏乃云淫而失性未全是蠱故曰如蠱下文明言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可謂之未全是蠱乎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按]內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勝則寒陽勝則熱寒勝則浮熱勝則腫此陰淫寒疾陽淫熱疾之謂也又曰

風者善行而數變。百病之長也。風勝則動。王冰注。風勝則庶物動搖。四肢爲四末。受氣於中宮。中宮不足。則四肢厥冷。故風淫爲末疾也。又曰。雨氣通於腎。雨溼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病。又曰。溼勝則濡瀉。蓋脾土惡溼。溼盛則土不能制。故雨淫爲腹病也。醫書又有晦傷魄。明傷魂之論。以魂陽而魄陰也。陰失節則晏惰。故惑疾生。陽太用則煩勞。故心疾生。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林注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艮爲少男。少男而說長女。蠱惑之象。巽爲風。艮爲山。山木爲風所落。蠱壞之象。與

皿蟲之蠱。穀飛之蠱。皆同物類。

三年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顧炎武曰言庶幾可以爲君子也。蓋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告之於友。亦無害於義。二雅之詩。固多有之。而叔向晏子之相與語。亦無譏於君子也。

且諺曰

且字。文義不接。或疑上有闕文。愚謂且乃曰字之誤。諺曰。以下。皆晏子使宅人反故室之辭。

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汪琬曰楚丘之辭多未易曉姑擇其可曉者言之其曰行者艮為徑路爻辭所謂於行有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為飛禽艮為止止不得行所謂於飛垂其翼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三艮為兌之反不見其口則無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以上率與爻象合至于為祀則卦中無祀象名牛則卦中有牛而亦無為名之象也其他雜引之卦尤多支離附會疑左氏嘗文之以神其占未必皆楚丘本辭也若陳敬仲筮得觀之否史知其將興于姜張守節謂爻屬辛未又觀上體巽未羊巽女女乘羊故為姜此乃以字體牽合則并非左氏之指矣

殮有陪鼎

**[疏]**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殮餼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鼎實如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服虔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

六年得貺不過三獻

**[注]**周禮大夫三獻**[疏]**周禮卿五獻大夫三獻鄭注掌客爵卿也饗餼五牢爵大夫也饗餼三牢獻視饗餼之數故言大夫三獻也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按周禮司儀有私面私獻注私面私覲也郊特牲又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蓋朝與聘不同聘奉使則以申信朝從君則為外交也]

八年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顧炎武曰杜氏注以輿為眾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輿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今在析木之津

[注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疏析木之津於十二次位在寅劉炫云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為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也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不名析水而名析木也襄二十二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不韋衛地也秦漢以後名娵訾之口明年乃及降婁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今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

十二年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疏禮文王世子云其朝於公內朝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下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搆二家故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為非禮

十三年蔡公知之曰欲速

棄疾知陳蔡人之情欲築軍壘以復讐為名故語之云入楚欲速也入楚不速則變生見棄疾此時便有作略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

吳語昔楚靈王不君三軍叛之於乾谿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

塊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芊尹申亥氏焉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按儀禮天子朝諸侯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祀方明者不協而盟故也然則盟誓之禮古蓋有之但成周盛時未必然耳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疏畿內有公卿大夫之采邑周禮小司徒注采地入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



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也。畿外之國則卑者貢輕尊者貢重。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疏**孔張後至蓋賓入廟門公揖之時孔始來也。至當適東夾之南西面立客間者賓入未升階立西方孔誤立於其間也。禦之則移立於賓之西又禦之乃立鍾磬樂肆之間則益西也。

十八年振除火災

**顧炎武**曰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注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

**顧炎武**曰言鄭有他竟之憂將望晉而奔走之。注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按**穀梁傳云止不立平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歆飭粥未踰年而死與左云奔晉不同世系云莒悼公卒斯立與穀梁云與弟虺亦不同當參考。

二十二年殺摯荒以說

**注**委罪於荒**疏**王子還與單子重盟而還殺摯荒者爲前取王如莊宮令單子失王而出奔殺荒以解說此罪。

單子覺還欲背已故又奔平時。

二十五年謂曹氏勿與

注曹氏宋元夫人林注曹小邾姓也愚按宋元夫人本魯女何故繫以小邾之姓注疏無說未詳

為九文

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疏華若草華蟲雉也此孔傳說先儒皆以華蟲為雉而九章有宗彝此蓋逸之又虞書十二章有日月星辰周人以畫於旌旗此不序

臧會竊其寶龜僕句

按禮器家不寶龜而家語云臧氏家有守龜曰蔡文仲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二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見禮記疏昭伯又有寶龜僕句臧會竊之蓋臧氏世僭於禮夫子以文仲為不知豈徒不知哉

二十六年尸氏

注鞏縣西南偃師城按此即水經注尸鄉祝鷄翁養雞處也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

按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蓋敬歸之子野齊歸之子稠皆非適嗣也王猛為

言九日金神 卷之十  
太子壽母弟。或穆后娣姪之子。則其事與魯異矣。子朝安得援立長之說。孔氏云。王后夫人無娣姪之子。乃於諸妾之中。擇長立之。此可以定王猛子朝之案。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

顧炎武曰。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一君。惟魯不然。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蓋爲此也。注以爲書公行。告公至。不亦謬乎。

二十九年遂濟窮桑

注窮桑少皞之號。地在魯北。疏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皞

之虛。是窮桑地在魯北也。

三十一年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注轉宛轉也。按樂府有宛轉歌。出此。○賈公彥曰。晉與楚同盟。趙簡子晉正卿。適吳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愚謂此說非也。吳雖夷。姬姓之長。吳之強。成於入郢。黃池之會。簡子與焉。故因日食而先以兆示之耳。

定公

五年卒於房

顧炎武曰。房疑卽防字。古下字作自。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

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為吳房侯字亦作防

八年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執雁

儀禮疏尚書二生傳云卿執羔大夫執雁彼從諸侯見

天子得有羔雁若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雁見

主君可知獻子執羔簡子文子執雁是從君見主君禮

若為君聘特來則不得執之自有束錦請覲之禮在

取寶玉大弓以出

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何休注判半也

半圭曰璋珪璧琮璜璋盡亡之獨言璋者以祭祀尤重

詩奉璋峩峩是也質附也大者力千斤純緣也謂緣甲

髯也千歲之龜青髯○按杜氏言夏后氏之璜杜父之

繁弱特據祝鮀語耳見定四年合觀此方備

十年吾偽固而授之末

疏據少儀刀卻刃授穎削授柎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

辟刃鄭玄云穎鑲也柎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圍人

偽為固陋不知此禮以劍鋒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

哀公

三年子服景伯至

禮記疏按世本獻子茂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

伯昭伯生景伯檀弓稱子服伯子蓋景是謚伯是字也

五年公子陽生來奔。

按公羊述陽生事甚詳其奔魯也實陳乞爲之蓋立陽生其本謀也經安得不坐以弑君之獄辨詳集說。

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

按定六年傳陽虎使焚萊門注云萊門陽關邑門時虎將奔齊蓋自魯適齊道必由此門也。

十一年爲王孫氏

顧炎武曰傳終言之亦猶夫槩奔楚爲堂谿氏也注云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十三年趙鞅呼司馬寅曰

疏如此傳趙鞅先欲與吳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懼合大夫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布陳雞鳴而完去晉軍一里昧明王秉枹鳴鼓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軍大駭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欲先戰國語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

請少待之

吳語董褐旣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適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

許之說與此傳小異

十四年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按陳宗乃陳氏宗廟蓋就鬼神以盟之也與下有如陳宗同正義云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非是

迹人來告

周禮大司徒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

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於平陽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按蒯賸之得國全由孔悝考世系悝實成叔達之七世孫文子圉之子也禮記載蒯賸賜悝鼎銘之辭在是年

六月丁巳而迫而逐之卽在此月銘辭序孔達左右成公甚有勞績不轉盼而棄之其行事反覆悖亂如此未幾死於戎州人之手不亦宜乎

續補

成公

元年入自丘輿

顧炎武曰左傳地名相同者多是年鞏之戰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十四年阮氏葬諸丘輿注云太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丘輿爲三國地也又文七年穆叔如莒莅盟及

鄆陵注云莒邑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鄆陵爲二國地也襄十四年伐秦至于械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械林注云許地是械林爲二國地也襄十七年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注必魯地哀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太末縣是姑蔑爲二國地也又地名孟者有五僖二十一年會于孟宋之孟也定八年劉子伐孟周之孟也十四年蒯賾獻孟于齊衛之孟也而晉則有二孟昭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今太原口此孟當在邢洛之間

昭公

十八年天道遠人道邇

顧炎武曰鄭裨竈魯梓慎最明于天文是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八年夏五月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有時亦不驗也然又有一事兩占而皆驗者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必饑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十一月癸

已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是兩占都驗也  
定公

元年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營成  
周

顧炎武曰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只  
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蓋晉用夏正周之正月晉  
之十一月也其前年傳曰巳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諱遠近上上十十十三  
慮財用書餼糧以會役于諸侯此年傳又曰庚寅裁宋

仲幾不受功庚寅即巳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  
遲之兩月而始裁仲幾乃不受功者且此役不過三旬  
而畢矣

哀公

二年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呂祖謙曰春秋之時郡屬于縣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  
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之時縣屬于郡秦紀惠  
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是也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  
爲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牧守稱及魏納上郡後十餘  
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豈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



之歎

文十年賦險土滿十五  
 夫受濕下大夫受濕  
 百師職曰春郊之制  
 三至士大夫受濕下大夫受濕

京公

而畢矣

賦之賦曰春郊之制  
 百師職曰春郊之制  
 三至士大夫受濕下大夫受濕

三



1

